

李叔同传

袁江蕾 著

爱到深处是慈悲

李叔同传



袁江蕾 著

爱到深处是慈悲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李叔同传：爱到深处是慈悲 / 袁江蕾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552-7530-5

I. ①李… II. ①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4143号

书 名 李叔同传：爱到深处是慈悲
著 者 袁江蕾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蒋 晴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7.5
字 数 13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7530-5
定 价 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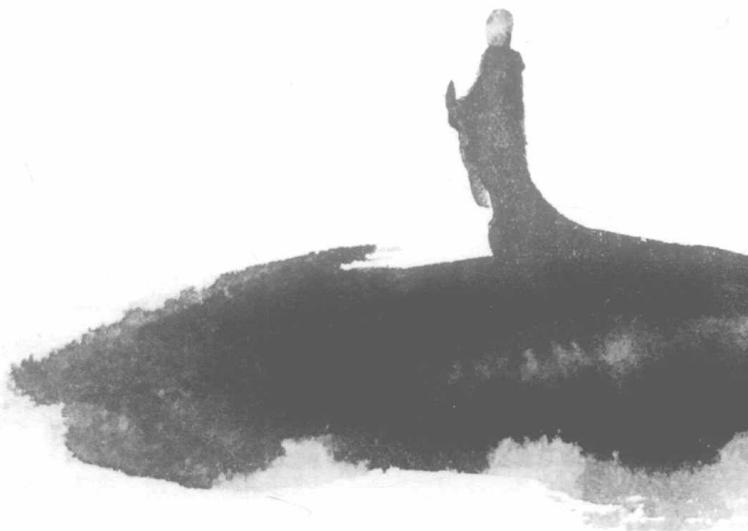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文学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

锦



修己，
以清心为要。



涉世，
以慎言为先。

佛



歲次庚寅光抒次
弘一書住白院

弘一法师书法

序言

杜甫有一首叫作《饮中八仙歌》的诗，其中描述了他的八个好友豪饮狂癫的趣闻。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读来感觉其中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

生。那个时候的杜甫肯定不知道，也不会想过，他的诗可以在千年以后仍然得以流传，并且脍炙人口；他更不会知道他诗中的大多数朋友连同他自己能够穿越历史的长河依然留在我们心中，不可磨灭。所谓历史就是由官方的典与民间的籍，由无数史官与文学艺术的作者共同书写的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记忆。只有最精彩的人和故事才能存留下去，直至永远。

历史所记录的必然是已经过去的事物，今人可以凭借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探寻究竟，反之则不成。江蕾乃至她笔下再现的李叔同可以探究古人的所思所感及其所行，而古人则不会知道今天会有李叔同、袁江蕾。然而正是有了这些有心去探究历史上出现过的人和事的学人，那些精彩才能代代相传，一直传承下去，不会像杜甫诗中出现过的焦遂那样，终不可考，给我们留下遗憾。

看江蕾的书《李叔同传：爱到深处是慈悲》，给我的感觉就像看一部精彩的纪录片。随着江蕾踏着李叔同的足迹漫步，思绪却化作一只玉色蝴蝶穿越到李叔同的身边，陪伴着李叔同一生。在她的笔下，原本遥远苍白的形象一步步地鲜活起来，就像小时候看到邻居做学问的大哥，儒雅、睿智、亲切。

我并不在意李叔同的那些只能经由历史才能给予的头衔，而且尤其不喜欢诸如什么大师之类的称谓，只是欣赏他那种做什么都能做到极致的态度。就如邻居大哥在我眼里没有头衔，只是大哥，我的大哥。江蕾的书让我能够重新温习这种感受，并检视自

己是否也能这样，做到极致。其实，今天的我们相对于后世的人们，也会是历史的一部分，并且承载着传承中属于我们需要带给后世的那一部分。过去，我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从我学生的书里获得这样的感受，但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学生。

“我只是一枚羽翅脆弱的蝴蝶，并无能力随他一道海陆奔袭，远赴千里。”江蕾在她的《李叔同传：爱到深处是慈悲》一书中如是说，可实际上她的情思化作的那只缥缈的玉色蝴蝶飞得更远。希望她能够飞得更远，一直飞下去。

戚琳杰

丙申仲秋于成都无常斋

目录

序言 001

缘起 001

梦初 006

斯乐 014

心动 024

室家 037

忠孝 044

南迁 052

天涯 060

国破 073

教诲 084

孽缘 092

救国 100

失亲 110

目录

东瀛	119
探乡	127
贪爱	135
归国	147
良师	157
皈依	167
修行	175
慈悲	185
弘法	193
涅槃	202
再版后记	209
关于爱和慈悲	
附录	212
李叔同年谱	

缘起

了知一切；如幻影，如浮云城堡，如梦，如魅，没有实质，只有能够被看到的本质而已。

李叔同传

杭州，灵隐寺。

今夕何夕，沿曲院风荷一径上行，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刹灵隐，便已相距不远。时逢中秋，游人香客络绎不绝。好在并不十分吵闹，林子里鸟雀啁啾，清晰可闻。想那积年累月攒下的宗教威仪，自会使人不由得生出几分虔敬心来。

信步山道间，揣度同路众人各色各样心绪，料必并无一人与我相通。因我心心念念的，皆是百年前的他，谜一般的李叔同——弘一法师。

《仁王经》上说，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此时此刻，由此一念生，接续念念生。念起念灭为无始，亦无终。纵有万言、万万言，洋洋洒洒，呈于世间万象、万万相，我写你见，亦不过皆在你我缘起的刹那间。

那是，多少年前？

弘一法师于杭州虎跑寺披剃出家后，又来到这灵隐寺受戒。时节，亦在这农历八月间。雨润万物，正如佛法无边。彼时，可亦有这沿路密密匝匝的香樟联袂投下浓荫？可亦有这成片的紫色薰衣草，和着秋风，脉脉向人招摇？

我不可能沿着他的足迹，亦步亦趋，走过他一生行经的路。百多年来，他的名与行，连同那绝世的才华与德行一起，已经由时光逐尺逐寸反复筛选，洒落满地的琼瑶玉屑，晶莹璀璨，留待后世有心人捡拾。我于这光芒万丈间拼力睁开眼，流着又妒又羡

的泪，还在妄图寻觅这宝石上，最微不足道的哪怕分毫的瑕疵。
唉，总是这难逃难离的绸缪心思，左右你我。

他怎么可以，就这样遁入空门。留一路因果，如这草尖点露，闪着微芒，却又转眼即逝。

天亦与我一般怅惘。不知不觉间，时播微雨，雾一般轻薄，难以触辨。又忽而一阵露出秋阳半道。一时又恍惚似有一抹淡若云烟的虹，一现即隐。诸相变幻，饶是这雨雾亦起了痴念，由清澈透明幻化出缤纷色彩。这难以名状的绮丽，海市蜃楼般乍现眼前。我见，即拈花而笑，何必去惊扰旁人。

人间诸相，浮世虹霓，他已阅尽，最终含笑西去，留一句“悲欣交集”。

他的一生，已被后人反复琢磨研习，几近透明。何年何月行了何事，赋了何诗，讲了何言，交结了抑或伤害了何人，不厌其详。要知，人一旦成了传奇，作为人所应保藏的所有秘密便如打开的盒子，豁然顿开，暴露于天光之下。而我仍坚信，这看似透明的人生里，定还隐匿着人心最深处的七彩。正如这巧妙隐于山石古树间的宝刹，恢宏气象，不入故不得见，入了，所见所识亦各有不同。

西湖以西，灵隐山麓，远望并无雄奇。初入景区，乍见满山被以茂密蓊郁植株，身在其中，一时更难辨全貌。

步步行来，每望俱为佳景，山石嵯峨，清泉响谷，岩壁上雕刻的佛像皆妙相庄严。过慧理祖师埋骨的理公塔，入天光一线的

龙泓洞。不经意间一瞥，即见灵隐寺门墙竟已近在步遥。感受不到宏大寺院高高在上的慑人威仪，有的只是一份似曾相识，隔世重见。

我不确定何处是为山门，可是这大书“咫尺西天”的照壁处？遂想起白居易那句“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更有冷泉亭上，明代董其昌书楹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前人踪迹，历历犹存，岁月积淀，多了一番耐人寻味。

无法确认彼时他是否与我一样，经由这规整平顺坦途，沿路观光，踱进这寺院里来。遍历杭州诸多寺院后，他缘何唯对灵隐情有独钟，一心神往，经人介绍至此受戒。不曾亲临，隔时隔世的我，终难侧想。

踏同一级石阶，抚同一株老树，迈同一道门槛，拜同一尊佛像。

光阴之沙漏流尽了，复又倒转来，淌的依然是那同一捧沙。世间一切皆如梦幻泡影，千千万万个人生，舞台布景换来换去，还不是永远的那些风风雨雨、分分合合？

倘若抽离时间，无数个曾经来过，和未来即将来到这里虔敬礼佛的身影，便会与现时眼前的这些身影任意叠加。

如是我见，他的身影就在前方不远处，越过眼前五六位双手合十的阿婆，便是！此刻追趕上去，急走三两步，或可与之比肩同行。

也许，他仍是在家时的模样，亦未可知。他身着灰色云章布长衫、黑色马褂，上唇上还留有胡髭，正是他在浙江两级师范教

书时的装扮。某日课后，他撇下挚友夏丐尊，亦未携学生相伴，独自一人来到这里。随性而至，并不为什么。彼时，他还未皈依佛门，甚至尚在一心钻研道教。只是被一股神异的力量牵引着、召唤着，不由自主行到这里来，怀着一种皓月冷山、冥冥归去的心情。

走着走着，他忽然站住了。他的面前横拦着一根伸展到步道上来的香樟树枝条，顽皮随意。他那适才还在仰望着巍峨殿堂的目光随即拉近，投射到眼前一枚绿意盎然的小小叶片上。因那叶片上，正栖歇着一只玉色蝴蝶，玲珑有致。他定睛细细观赏，连小蝶翅膀上每一道斑斓的花纹都不曾放过，以一个艺术家独具的视角。他含笑颌首。

其实，蝶亦在反复打量着这近在眉睫的人。离得如此近，连他的鼻息都清晰可感。他的面容慈和安详，笑意恬适自在，过于宽广的额头，似在昭示着某种超乎寻常的智慧。衣饰虽极简朴，但裁剪细致合体，更加显得身材挺秀颀长。清俊的五官中，最惹眼的便是那上唇一抹胡髭，仿佛刻意为着缄口与沉默而设，此刻他却掩不住嘴角亲切温暖的笑容。一切，皆熟悉得让人不禁要去追忆，究竟，在哪里，在何时，曾见过的？

前世，今生。轮回往复，时空弯曲。转瞬间，我即化作了那只蝴蝶。前世曾栖于寺前枯木之上，得他终日以爱心浇灌，才有了枯木逢春，今生化茧成蝶。虽然，无缘修得与他同世为人，但于千万个如真似幻的梦境中，我早已翩跹飞过了他的无数个前世今生。